

世界文学名著 · 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六辑

邦斯舅舅 幽谷百合



长城出版社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邦斯男男 幽谷百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六辑

邦斯舅舅 幽谷百合

(法) 巴尔扎克 著

李红展 王 可 译



Y0057074

长城出版社



邦斯舅舅

〔法〕巴尔扎克 著

李红展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舒清然, 曲松贺等译.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017-402-6

I. 世… II. ①舒…②曲… III. 文学-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169 号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邦斯舅舅 幽谷百合

〔法国〕巴尔扎克

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100037)

北京市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19.75 印张 800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17-402-6/I·001



巴尔扎克

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译作，是法国伟大的文学家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

谈到巴尔扎克，真可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他小说中塑造的各种人物，也已脍炙人口。他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精微细致地刻画人物，足以称得上是具体的现实社会中不同类型性格人物的典型，正因为这个原因，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品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本书的主人公——邦斯，是一个真诚善良的音乐家，他热衷于收藏各种各样的名画，为了这个目的，他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挖空一切心思。这部小说设立了两种对立性的人物。邦斯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当人们了解到他拥有艺术品这一无价之宝后，各式各样的人物便千方百计想得到，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同样是想得到珍贵的艺术品，但就邦斯而言，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喜乐，是灵魂的一种寄托；而对于其他人而言，那只不过是象征着金钱而已，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巴尔扎克在这部小说中，仍然保持原有的精炼简洁的语言，自然淡雅的风格，相信读者一定能够从中领略到一种朴实醇厚之美。我们可以又一次对各种类型的人物，进行一场深刻透彻的认识。虽然巴尔扎克所处的时代与我们相距甚远，现代读者恐怕一时之间会感到陌生，但永恒的人性，无论在何时何地，从根本上来说是不会变化的。

一九九九年五月

总 目 录

邦斯舅舅	(1)
幽谷百合	(283)

目 录

一、骄傲的帝国遗老	(1)
二、罗马大奖获得人的沦落	(5)
三、一双榛子钳	(16)
四、收藏家的千种快乐之一	(27)
五、食客难以逃脱的千种折磨之一	(39)
六、门房的典型男性和典型女性	(44)
七、《双鸽》寓言的活样本	(49)
八、只要生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浪子也终能当上 银行家、百万富翁	(60)
九、邦斯送给庭长夫人一份比扇子更贵重几分的 礼物	(72)
十、一位德国人的想法	(82)
十一、被沙土掩埋的邦斯	(93)
十二、黄金是怪兽，斯科利布先生词，梅伊比尔曲， 雷莫南克景	(103)
十三、论玄学	(112)
十四、霍夫曼故事里的一个角色	(121)
十五、女门房的家常话和手段	(131)
十六、颓丧	(141)
十七、巴黎初生牛犊的各自历史	(152)
十八、一个职业律师	(161)
十九、律师——弗莱齐埃先生	(170)
二十、戈迪萨尔与女门房	(178)
二十一、交好运的弗莱齐埃	(190)

二十二、策划遗嘱的开端.....	(199)
二十三、施穆克登上了宝座.....	(207)
二十四、邦斯先生的圈套.....	(215)
二十五、女门房中计.....	(224)
二十六、索瓦热太太来到.....	(234)
(1) 二十七、当死神来临的时候.....	(245)
(2) 二十八、施穆克继续在痛苦中煎熬，人们从中可了.....	
(3) 解巴黎人去世的过程.....	(252)
(4) 二十九、人们会发现，有了遗产，就要监管起来.....	
(5) (259)	
(6) 三十、律师的收获.....	(267)
(7) 三十一、各得其所.....	(274)

(8) (280)	
(9) (285)	
(10) (288)	
(11) (291)	
(12) (294)	
(13) (297)	
(14) (300)	
(15) (303)	
(16) (306)	
(17) (309)	
(18) (312)	
(19) (315)	
(20) (318)	
(21) (321)	
(22) (324)	
(23) (327)	
(24) (330)	
(25) (333)	
(26) (336)	
(27) (339)	
(28) (342)	
(29) (345)	
(30) (348)	
(31) (351)	
(32) (354)	
(33) (357)	
(34) (360)	
(35) (363)	
(36) (366)	
(37) (369)	
(38) (372)	
(39) (375)	
(40) (378)	
(41) (381)	
(42) (384)	
(43) (387)	
(44) (390)	
(45) (393)	
(46) (396)	
(47) (399)	
(48) (402)	
(49) (405)	
(50) (408)	
(51) (411)	
(52) (414)	
(53) (417)	
(54) (420)	
(55) (423)	
(56) (426)	
(57) (429)	
(58) (432)	
(59) (435)	
(60) (438)	
(61) (441)	
(62) (444)	
(63) (447)	
(64) (450)	
(65) (453)	
(66) (456)	
(67) (459)	
(68) (462)	
(69) (465)	
(70) (468)	
(71) (471)	
(72) (474)	
(73) (477)	
(74) (480)	
(75) (483)	
(76) (486)	
(77) (489)	
(78) (492)	
(79) (495)	
(80) (498)	
(81) (501)	
(82) (504)	
(83) (507)	
(84) (510)	
(85) (513)	
(86) (516)	
(87) (519)	
(88) (522)	
(89) (525)	
(90) (528)	
(91) (531)	
(92) (534)	
(93) (537)	
(94) (540)	
(95) (543)	
(96) (546)	
(97) (549)	
(98) (552)	
(99) (555)	
(100) (558)	

一、骄傲的帝国遗老

一八四四年十月的一天下午，三点钟光景，沿着意大利大街走来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事实上他显得更老些。他那猎狗般的鼻子正四下寻找猎物，双唇间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伪善。看起来，这像是个刚大捞了一笔路易^①的批发商，又像一个刚离开某位贵妇的小客厅，满面春风的单身汉。

在巴黎，这种表情意味着某人正处在好运之中。街旁边有一排椅子，上面坐着的都是那些整天无所事事，专以琢磨路人为消遣的闲人们。远远地，一看见那位老人走过来，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那种巴黎独有的、意味深长的微笑。它意味着嘲讽、戏弄，还有些可怜与同情。不过，要知道巴黎人个个见多识广，早就对一切见怪不怪了。能让他们脸上露出一点儿表情的，除非是最古怪的玩艺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才行。

关于这位老人，他身上的考古学价值以及引得众人眉开眼笑的原因，恐怕只要“一言”就能“蔽之”了。曾经有人问雅桑特，那位以逗乐出名的演员：“阁下的那些惹人大笑的帽子是在哪儿定做的。”艺人是这样回答的：“这可不是我定做的，而是我储藏下来的！”没错，其实巴黎上百万的大众没有一个不在戴着面具生活，或多或少总会碰上几位雅桑特。某个时代特有的引人发笑的东西，全都集于他一身了，于是就像活灵活现的一个时代在巴黎大街上行走。就算你正因旧友的背叛而心灰意冷，他也能让你破涕为笑。

这个路人的穿着让人回想起第一帝国时期，从每一个衣角

^① 路易：法国货币单位，一路易等于二十法郎。

或线缝中仍能看见鲜明的“一八〇六年制造”的字样，可是并未显出漫画里那种夸张。在观察入微的人眼里，这些细微之处使得一些勾人记忆的风物显得愈发值得珍爱。可是只有那些悠闲无事的行家用上他们观察路人的那份认真，才能将这些细微之处一一辨明。因此，那位路人老远就能赢得如许笑声，必然得有其异乎寻常之处了，就如俗语讲的“引人注目”。演员们费尽心思苦苦追求的不正是这种效果吗——一登台便赢得满堂彩。

这位老人又干瘪又瘦弱，穿着一件暗绿色的上衣，上面缀着白色金属扣，在外面又套上了一件栗色的斯宾塞！……在一八四四年，一个穿斯宾塞的人可以与拿破仑重生引起同样大的轰动效应。

斯宾塞，从名字便可推断出，这一发明出自某位英国勋爵。估计此君颇以自己的好身段为傲。连亚眠和约都尚未签订时，这个英国绅士就已经解决了上半身的穿着难点，不像那种加利克外套死死地压在身上，又依然能把上半身遮住。现今，这种外套只能在那些上了岁数的马车夫的肩头看到了。不过，毕竟不是人人都以自个儿的身材为傲，尽管斯宾塞是从英国引进的，在法国也没有风靡太久。

如果某位先生穿着一件斯宾塞上街，四五十岁的男子便会在脑中自动给他配上一双翻口长统靴，一条扎着饰带的淡青色开司米短裤，就像看到了自个儿年轻时的潇洒样子！徐娘半老的妇人们则会回忆起当年那一个个跪倒在石榴裙下的爱情俘虏！说到年轻人，他们准会纳闷，这个亚西比德^①般的老东西，怎么割了自己外套的尾巴。这件斯宾塞与这位路人身上的一切配合得那么天衣无缝，将他称为帝国时期人物肯定不会有一点踌躇，这就仿佛人们指着某些家具说那是“帝国时期的”一样。不过，会觉得他是帝国时代的象征的人，都必须是那些熟悉，起

^① 亚西比德：雅典政治家。

码必须是眼见过那个盛世的人。只有具备精确记忆的人，才能记清曾经时兴过的服装样式。帝国时代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遥远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那样的想像力，能想见当时那种高卢希腊式的宏伟气派的。

这个人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于是差不多整个前额都一览无余，向世人宣扬着此人的无所畏惧气概。这种气概正是当年国家与人民与军队的横行霸道相抵制的凭借。另外，这是一顶十四法郎的可怕的丝帽，帽沿里边那两个灰白色的印子，是被他那两只大招风耳印上去的，用刷子也刷不干净。

丝质面料与帽形的纸衬总是没法协调服帖，所以即使每天早晨用手抹一遍，仍然有些地方可怜兮兮地皱着，活像得了麻风病。

那顶帽子总让人觉得摇摇欲坠，它底下的那张脸，大概只能在中国人创造的丑怪小瓷人里才能找到，既丑陋又可笑。

脸又宽又大，坑坑洼洼，布满了或深或浅的麻点，就像一张罗马人戴的面具，从这上面看不到一点与解剖学规则有关的东西。乍一眼，那张脸好像并没有什么骨架作支撑，按着脸的轮廓，该是骨头的地方，却只看见一团软绵绵的肉；而本该凹下去的部分，却偏偏鼓起软绵绵的肉疙瘩。这张脸看上去怪里怪气，扁得像只笋瓜，眼睛灰秃秃的，上方该长眉毛的地方只留下两条红道，真是好不凄凉。那只唐·吉河德式的大鼻子雄霸在脸的中央，就像平原上突兀而起的一块冰川巨石。塞万提斯估计早已发觉了，这是一只体现着献身稟性的鼻子，但到头来只落得空欢喜。如此丑陋的面孔却无法让人笑得出来，尽管它丑得滑稽。因为，任何一个冷酷的嘲讽者，看到这可怜人眼里流露的忧伤，也会把溜到嘴边的讥笑咽回肚里。人们立刻会想到，这个老人被造物主剥夺了表现温情的机会，要不，女人见了他不是发笑，就是觉得难受。无法讨人欢心，这是法国人眼中最让人无法忍受的灾难，面对如此大的悲伤，谁都要缄默不语了！

这个被造物主嫌弃的可怜人，看其装束挺像个出身贫寒却颇富教养的饱学之士，于是富人们常常有意像他那样穿着。帝国禁卫军式样的长统鞋罩整个儿地遮住了他脚上穿的鞋子，这样能让他省下好几双换洗袜子。泛着灰红色闪光的黑呢裤，发白或叫发亮的裤线……不管裤线的褶还是过时的样式，全都在昭示着这条裤子的三年历史。

尽管这身衣裤又宽又大，但仍遮不住他那又瘦又干的身材。这种瘦可不是按照毕达哥拉斯鼓吹的形式节食的结果，只能说是他自身体格的缘故。因为老头儿的那只嘴巴满是肉，厚厚实实的嘴唇，一咧嘴就露出一口可与鲨鱼的牙齿比美的白牙。同样是黑呢质地的交叉式圆翻领背心，里面衬着一件白色的背心，白背心的下面又露出了一件红色毛线背心的滚边，让人自然想到了那位里外套了五件背心的加拉。领结是白色平纹细布的，按照一八〇九年那阵子的打法打得甚是招摇扎眼，那可是一个俊秀小生为了勾引俏佳人而精心设计出来的。可是这领结也未免太大了，下巴不见了，面孔也好像陷进了一个无底深渊。怀表被一条穿过衬衫的发辫状丝带拴着，好像真担心有谁觊觎这块表似的！那件暗绿色的上衣看起来干净得异常，它可比裤子还要长上三岁！可你瞧瞧，那黑丝绒的翻领，还有那崭新的白色金属扣！衣服的主人对它的爱护显然精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种帽子只扣住后脑勺的方式，里外三层的背心，淹没了下巴的领带，长统鞋套，还有那件暗绿色上衣上的白色金属扣——所有这一切都是帝国时代服饰的珍贵留存。它们与当年那批标榜新潮的浪荡子们风流倜傥的遗风相映成趣，同时也跟衣缝褶皱里透出的那种只可意会的精妙，以及整体装束的呆板和庄重融为一体。看着它们，你会不由地回味起大卫^①的画风，还

^① 大卫（1748—1825）：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重要画家。一七九九年拿破仑掌权后，他成为拿破仑一世的宫廷首席画师。

有那些雅各布^①风格的狭长家具。一眼就可以看出，此人颇富教养但有某种隐癖，而且正深受此种嗜好之苦。不然他就是一个小食利者，因为钱收进来的少，所以花出去时就显得格外紧巴，要是哪块玻璃碎了，哪件衣服破了个洞，或者是没躲开募捐施善的霉运，那就会把他整整一天的那点可怜的消费给统统剥夺了。

如果你是在场者之一，估计你就怎么也想不通了，微笑是如何溜到这张怪里怪气的脸上的。就像所有为了挣一小块黑面包而终日劳苦的最底层人们一样，这张脸平日里只瞧得见一片愁云惨雾，要不就是木无表情。可是，如果你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老人的右手，它带着一种母性的谨慎，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件显得极为珍贵的东西，还用两件外套的左衣襟遮着、护着，惟恐有丝毫的损伤；特别是你注意到他那样的行色匆匆，就像眼下那些给悠闲的人们当差的忙碌相，那你或许会猜测；他八成是找到了某位侯爵夫人走失了的卷毛狗之类的东西，正兴冲冲地带着这件宝贝去见那位美人，一如帝国时代人物特有的那般急切献媚。尽管那位娇娘已过了六十岁，但仍春心未灭，非得每天都见到她的心上人上门探访不可。

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在巴黎这座独特的城市里，才能欣赏到这么有趣的景象。一条接一条的大街上，一出连续不断的好戏正在上演，法国人慷慨地请人观赏，这对艺术是挺有帮助的。

二、罗马大奖获得人的沦落

尽管身穿一件引人注目的斯宾塞，但瞧他这一副枯瘦如柴

^① 雅各布（1739—1814）：法国著名的家具工匠，曾为波拿巴及皇后约瑟芬制作家具。

的样儿，谁都难以把这人想像成巴黎艺术家之流的人物。那些艺术家可都是有固定化了的特色的，他们宛若巴黎街头的顽童，能让最平庸的人产生充满快意的想像，要是拿现在那句因复古而流行的俏皮话来说，那是最最稀奇古怪的快意。

可话说回来，这位行人倒的的确确获得过荣誉。自罗马学院恢复以来，第一支获得学士院奖的康塔塔^①，就是由该人创作的。一句话，他就是西尔凡·邦斯先生！……从他笔下流出的不少著名的浪漫曲，我们都曾听母亲们深情地哼唱过，他创作的两三部歌剧，曾在一八一五和一八一六年间公演过，此外他还拥有几首未曾发表的乐曲。到了后来，这位先生成了一家通俗剧院的乐队指挥。同时，由于他的容貌所赐，有几所女子寄宿学校也让他去教课。这些薪水和授课报酬，就是我们的邦斯先生的全部收入了。这把年纪的人，还得为一点儿酬金而四处奔波！……这样的处境并没有浪漫的成分存在，但却像一团扑朔迷离的迷雾！

这个现今惟一的一位斯宾塞的穿着者，不仅是帝国时代的投影，同时还义务告诉人们一个教训，从他那里外三层的背心上处处可见这一教训的烙印。这烙印是如此刺眼地告诉人们：百年以来，那种名曰为会考的可恶制度是如何将许多人坑害致死的，眼前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那制度在法兰西大地上横行了百年而毫无裨益，却仍要继续施行下去。这架榨干人类聪明才智的机器，发明人为布瓦利·德·马利尼先生，蓬巴杜夫人的同胞兄弟。因这发明，他在一七四六年前后登上了美术署署长的位置。

可是，一个世纪以来，在那些获得了桂冠的人中间，究竟产生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呢？读者尽可以掰着指头数一下。因为，首先的一点是，在行政方面或是学制方面作出再大的努力，

① 康塔塔：原指声乐曲，现泛指声乐与器乐相结合的乐曲。

也无法取代了不起的人物产生的那种蕴含着神意的条件一现。在生命延续的过程中，奥秘无穷，只有这些条件是我们用尽了所谓科学的现代分析法也无法破译的，雄心对此亦无能为力。其次，我们曾听说埃及人发明了烤炉来孵小鸡，可如果孵出了小鸡却又不立刻给它们喂食，任其自生自灭，你对此会有何感想呢？可是，这种情形恰恰正在法国上演，她创制了会考这只大暖炉，并用它孵出了许多雕塑家、雕刻家、画家、音乐家……但这些艺术家一旦脱壳而出，她就立刻将这些孩子们遗忘了。这就像是到了夜晚，花花公子们就根本不记得那些插在他们衣服饰孔里的鲜花了。

真正的天才又是谁呢？他们是格勒兹，华托，弗利西安·大卫，帕尼西，德冈，奥贝尔，大卫（德·昂热）或是欧仁·德拉克洛瓦那些人。他们睥睨一切大奖，在天命这轮无形的太阳照耀下，作为大地的儿子而长大。

当初，国家把西尔凡·邦斯派到罗马，是想让这伟大的城市将他造就成一名了不起的音乐家。可他在那儿却染上了对古董和美妙艺术品的痴迷。

不管是对有形的佳品还是对精神的杰作，他都同样在行，让人羡慕不已，就连如今俗话所讲的“老古董”，他也是个行家里手。

这位欧忒耳珀^①之子在一八一〇年前后回巴黎时，俨然是个疯狂的收藏家。他带回的油画、小塑像、画框、象牙雕、木雕、珐琅、瓷品等不计其数。这些东西都是他在罗马学习时期购买的，加上运费，他父亲的大部分遗产都花费于此了。

罗马留学三年期满后，他到意大利周游了一趟，于是他母亲的全部遗产仍以相同的手法流进了形形色色的卖主的钱包里。

他很愿意过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像逛逛威尼斯、米兰、佛

① 欧忒耳珀：希腊宗教中的九位缪斯女神之一，主管悲剧和音乐。